

克苏鲁神话

Tales of the Cthulhu Mythos

邪神复苏

H.P. Lovecraft and Others

[美] H. P. 洛夫克拉夫特等/著

胡剑虹 于云玲/译

令人脊椎发凉的传奇故事
揭开人性深处隐藏的强烈恐惧心理
惊悚小说的最完美选择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克苏鲁神话

Tales of the Cthulhu Mythos

邪神复苏

H.P. Lovecraft and Others



令人脊椎发凉的传奇故事
揭开人性深处隐藏的强烈恐惧心理
惊悚小说的最完美选择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黑版贸审字 08 - 2005 - 02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克苏鲁神话:邪神复苏 / (美)H. P. 洛夫克拉夫特等著;胡剑虹,于云玲译. -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 2005. 10

ISBN 7 - 80699 - 553 - 6

I. 克... II. ①H...②胡...③于... III. 神话 - 作品集 - 美国 - 现代 IV. I712.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4351 号

TALES OF THE CTHULHU MYTHOS by H. P. LOVECRAFT

Copyright: © 1990 by ARKHAM HOUSE PUBLISHERS, Inc.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ABBERWOCKY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 - 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X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责任编辑:李金秋

封面设计:标点工作室

克苏鲁神话:邪神复苏

(美)H. P. 洛夫克拉夫特等 著

胡剑虹 于云玲 译

哈 尔 滨 出 版 社

哈尔滨市动力区文政街 6 号

邮政编码:150040 电话:0451 - 82159787

E - mail:hrbcbs @ yeah. net

网址:www. hrbcbs. com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6 字数 195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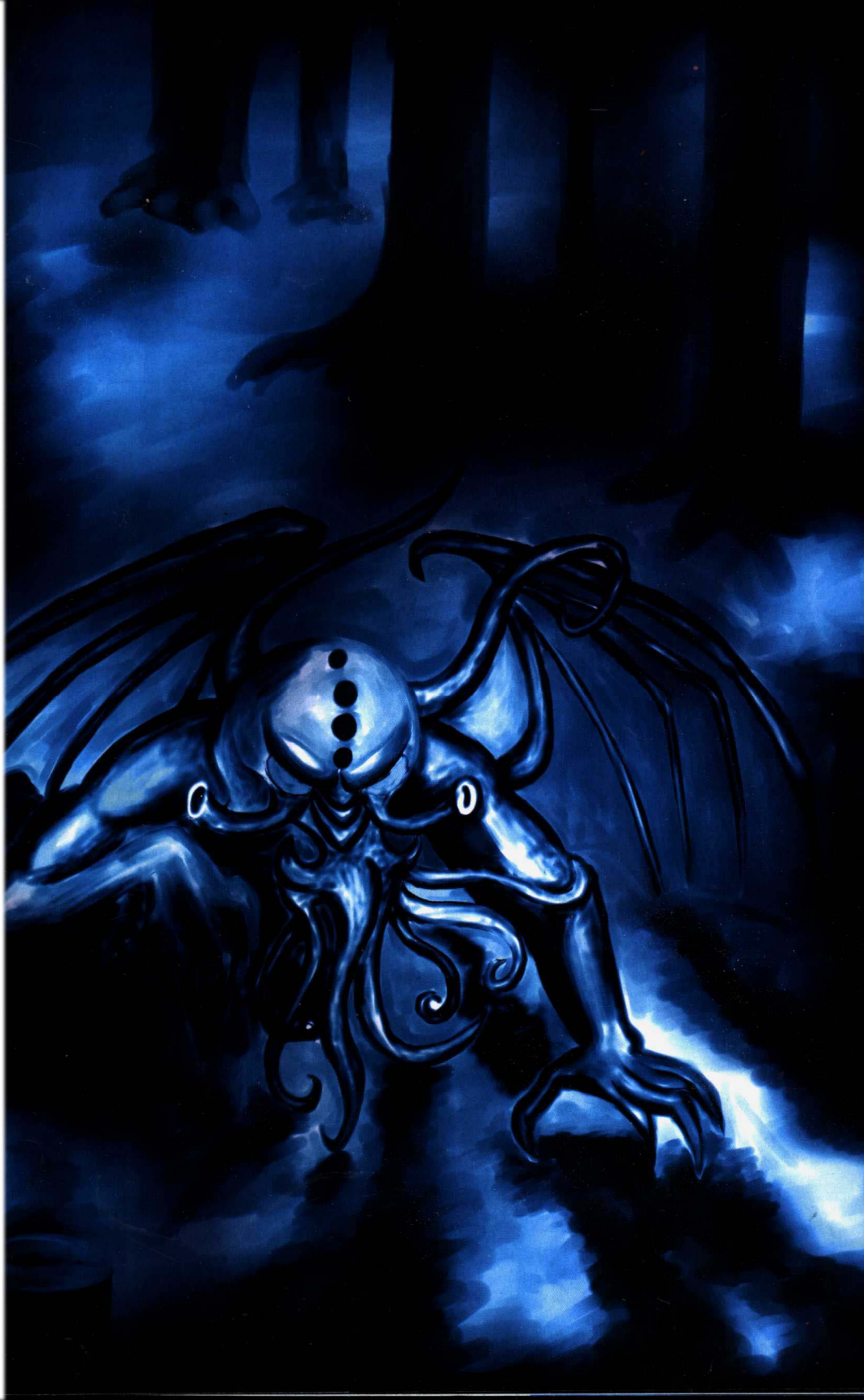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80699 - 553 - 6/I · 167

定价:22.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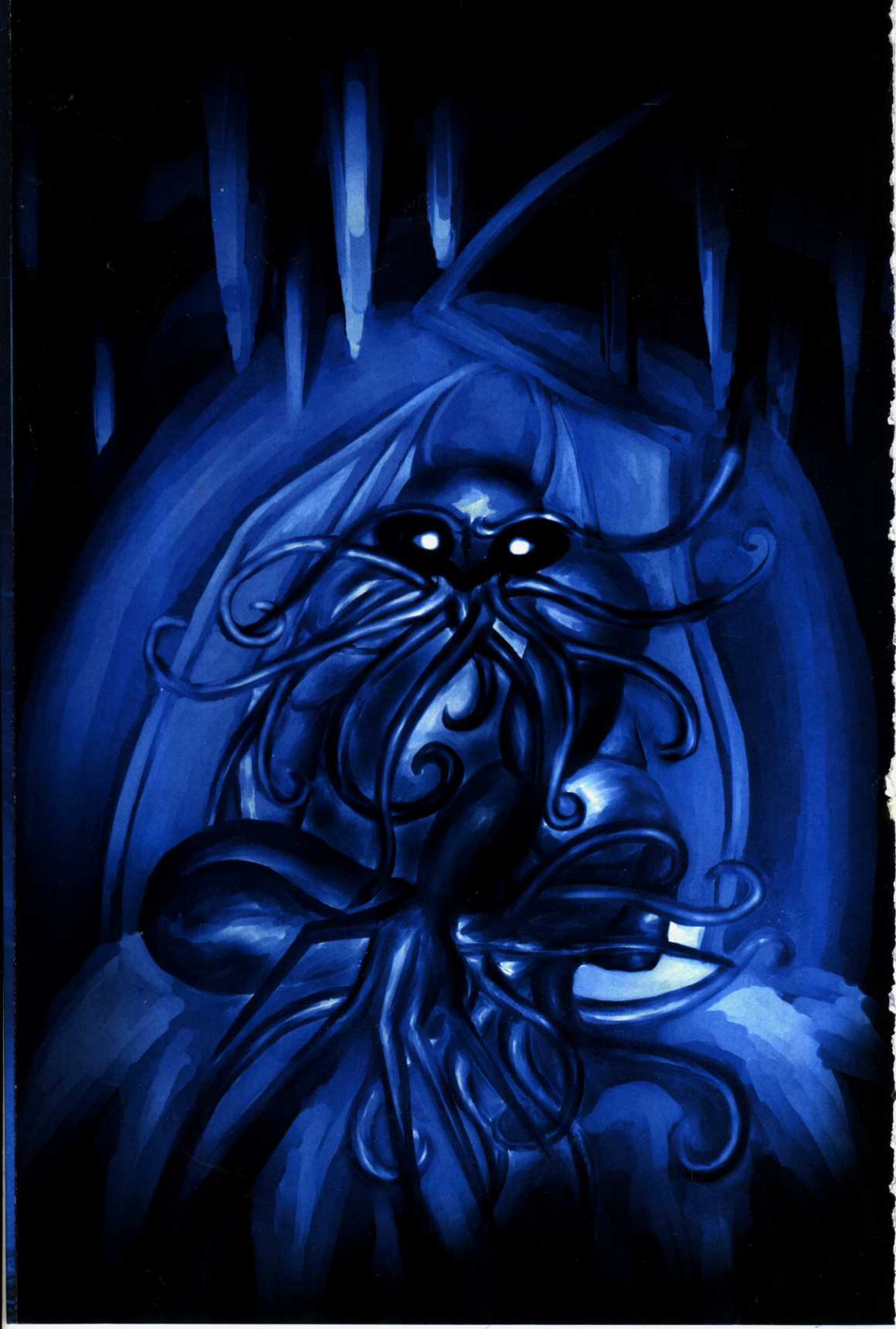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举报电话:0451 - 82129292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黑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徐桂元 徐学滨











序

“为什么你们要以科幻小说的名义刊登像洛夫克拉夫特的《疯人山》那样的东西呢？难道你们真的困难到了如此地步，非登这种废话连篇的东西不可吗？……如果诸如此类的故事——像是两个人看着某个古代废墟中的石刻把自己吓个半死，或是什么人被连作者本人也描述不清的什么东西追逐着，或是谁叽叽咕咕地述说着诸如没有窗户的五维密室、约·梭托等等无可名状的恐惧，等等——就是未来的探险故事《惊天传奇》的构成的话，那就只能盼老天爷来援手科幻小说了。”

上面的内容摘自《惊天传奇》1936年7月的读者来信专栏，信中提到的令人憎恶的对象当然就是该杂志在同一年里发表的两篇H. P. 洛夫克拉夫特的《克苏鲁神话》中的一篇。对于洛夫克拉夫特的故事，读者的反响并不都是消极的，但那些褒扬的评论还是被愤怒、困惑和绝望的大呼小叫淹没了。

20世纪30年代，美国杂志上的科幻小说大部分都是由雇用文人炮制的情节加冒险的故事，他们不过是把懒散的某牧场改成了某星球，然后胡乱地套用同样的故事情节，用太空强盗取代了偷牛贼罢了。在1936年，那些热衷于科幻小说的人还只是习惯于跳上星际飞船，在比光速还快的驱动器上翻筋斗（别去想什么爱因斯坦的理论），把参宿四上的八脚怪炸个稀巴烂。他们无法理解洛夫克拉夫特苦心描绘的那种气氛，让他的两个勇猛无畏的探险家在南





极荒原上，面对无与伦比的恐惧，喋喋不休地说着莫名其妙的话，发狂般地惊声尖叫。

洛夫克拉夫特的“神话”故事和史密斯博士及其同党所推崇的星战故事之间是有本质的区别的，而不仅仅是注重情节和注重气氛的差别。在当时那个年代，以太空探险为主题的许多代表人物，如 E. E. 史密斯、奈特·沙克涅和拉尔夫·米尔恩·法利，都是生于前一个世纪的人，那时的人们依然认为宇宙的运转是遵循着永恒不变的牛顿定律。就像我们的太阳一样，每个星球都是一颗恒星。当 19 世纪的天文学家将他们的分光镜瞄向太空时，他们得到了可靠的信息，确知那些星球上也有氢、氦、镁、钠以及其他元素，和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太阳系中所发现的完全一样。19 世纪末，当物理学家庆幸地以为他们完全了解了宇宙的时候，人类征服宇宙的终极梦想还真的是如此不可能的任务吗？

1905 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开创了 20 世纪的科学革命，而这场革命最终将彻底粉碎经典物理的教义。随着在相对论、量子力学、亚原子粒子等领域的不断发展，宇宙似乎也不再那么能让人看得懂了。随着哥白尼和伽利略扭转了人类中心说，现代人也开始认识到，地球非但不是宇宙的中心，而且只是宇宙的一个特例。宇宙以及它的中子星、类星体和黑洞对我们来说都是陌生的，我们在宇宙中是一个陌生人。

在 20 世纪 30 年代所有那些在杂志上发表过科幻作品的作家当中，只有洛夫克拉夫特超越了他的同僚的那种单调乏味，传达了宇宙的神秘性这个 20 世纪最敏感的话题。“我的所有故事，”洛夫克拉夫特 1927 年在一封信中写道，“都是基于最基本的前提之上的，那就是平凡的人类的法则、利益和情感在浩瀚的宇宙中都是无效的和没有意义的。”这是一个宣言，实际上概括了当时正在发生的现代科学的变革，其时那些目瞪口呆的物理学家吃惊地发现了一个不为牛顿力学所约束的陌生的新世界。爱因斯坦在阐述他的广义相对论时不得不与非欧几里得几何相抗争，而克苏鲁的海底



城市的非欧几里得角所代表的就是同样的非欧几里得几何；在《外太空的色彩》中所描绘的神秘的陨石放射，复制的是 20 世纪初叶由贝克雷尔和居里夫妇所完成的镭的实验。就连目前在高等数学方面的发展——混沌现象——也被克苏鲁神话预示出来了。在洛夫克拉夫特虚构的万神殿里，至高无上的神是白痴盲神亚撒索，而它就是终极的混沌空间里螺旋形的黑色旋涡的主宰。如果适当地用曼得勃罗 (Mandelbrot) 的分形理论和费根堡姆 (Feigenbaum) 的常数理理论装备起来后，亚撒索在当代混沌学的数列和扰动中应该很是有如鱼得水的感觉。

再更多地谈论克苏鲁神话和 20 世纪科学发展之间的一致性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洛夫克拉夫特借用的这些概念并非出自于相关的高等数学的正规知识，即相对性，而是出自于一种偶然发现的，出自本性的对“混沌和未探明的太空恶魔的袭击”的洞察力。从历史观点上讲，洛夫克拉夫特已经和那些被现代化的 20 世纪遗留下来的社会和经济精英密切结合在一起了；他是无所寄托的梦想家，在他自己的时代里是一个局外人，在宇宙中也成了局外人。阿根廷作家胡利奥·科塔萨尔 (Julio Cortazar) 曾经指出：“所有完全成功的短篇小说，特别是科幻小说，是神经病、梦魇或幻觉通过客观化的中和并且转化为一种在神经领域之外的媒介而形成的产物。”就洛夫克拉夫特来说，他把宇宙看做一个收容可怕的奇迹的避难所，这种观念不过是他病态的局外人心理的鲜明写照。正如洛夫克拉夫特在他的家乡普罗维登斯是一个局外人一样，在克苏鲁神话中，现代人也是一个外来者，迷失了方向，随波逐流，在一个可怕的深渊边缘摇摇欲坠。1936 年，当洛夫克拉夫特的《疯人山》在《惊天传奇》上连载时，那些暗示宇宙的浩瀚、神秘的内容被读者斥为胡言乱语，但 20 世纪的科学革命已经证实了那些内容的正确性。物理学家刘易斯·托马斯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说：“20 世纪最伟大的科学成就就是发现了人类的愚昧无知。”记住上面的这句话，停下来一会儿，翻开本书的第一页，读读《克苏鲁的呼唤》的开篇第一段吧。





在 1937 年洛夫克拉夫特去世后，离奇的恐怖故事仍然盛行不衰。洛夫克拉夫特差了几年，没赶上约翰·W. 坎贝尔接管《惊天传奇》，他的编辑才能和影响力令美国科幻小说杂志的整个领域有了显著的进步。尽管他有惊人的才干，但他还是保持了一个最基本的设计思想，即对技术胜利、对人类的独出心裁和足智多谋所具备的绝对效力抱有超常的信心。相比之下，洛夫克拉夫特似乎就像一个在科幻小说的天空下异想天开的异形。

孤独的普罗维登斯隐士和他的神话遗产在他的一干朋友和仰慕者心目中是永存的，他们就像一个秘密社团的成员守护他们的神谕和神像一样，维护着“克苏鲁神话”。这其中的努力就包括了由成立于 1939 年的阿克汉姆出版社发起的、颇受争议的模仿写作计划。

20 世纪 30 年代，洛夫克拉夫特曾经亲自为不同的版本客户编写过仿“神话”故事，他还特别提到过那些故事是“（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让我的名字与它们联系起来的”。在洛夫克拉夫特去世后的那些年里，以 1942 年弗朗西斯·T. 兰尼的“神话”专门用语词汇表为起点，开创了一个新纪元。在这期间，克苏鲁和他的宇宙同伙被仔细地加以审视、分析、归类、系统化，被分级，被删节得残缺不全。就这样，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在一本很浅薄的关于“神话”的书里，一个美国的科幻作家提出，洛夫克拉夫特的构思存在“脱漏”，并且认为他本人和其他人有责任用新故事来“填补”这些“空隙”。在洛夫克拉夫特之前，蛙类食人族的故事只有相当有限的市场；在他去世后的几十年里，创作仿克苏鲁作品逐步发展成为一种占有很大市场份额的产业。

这类衍生出来的作品数量巨大，用已故的 E. 霍夫曼·普里斯的话来说，都是“可恶的垃圾”，但这对“神话”造成的影响尚不及那些真正的侵权行为重。洛夫克拉夫特假想的宇宙进化论不是一个静止的体系，而是一种具有艺术价值的构想，它始终适应于它的创造者的个性发展和兴趣变化。因此，随着哥特式情趣在洛夫克拉夫



特生命的最后 10 年里逐渐让步于宇宙情结，诸如《邓维奇的恐慌》（1928 年）之类的早期“神话”还牢牢地踞于衰落的新英格兰的闭塞地区，而仅过了六年之后，在《不合拍的阴影》里，洛夫克拉夫特就开始令人眼花缭乱地叙述起宇宙的去、现在和未来了。同样，当洛夫克拉夫特在 20 世纪 30 年代终于开始对恐怖小说丧失兴趣时，人们可以再次从比较中看出，在《邓维奇的恐慌》里，“神话”的神依然还是带着符咒、栖于海湾的，恶魔似的实体，而在《不合拍的阴影》里，外星生物已经变成了开通的、地地道道的社会主义者，这直接反映出洛夫克拉夫特突然对社会和社会改革产生了兴趣。如果他活到 20 世纪 40 年代，神话还将继续随着它的创造者的变化而发展；对作者身后的那些仿作者来说，根本不存在可以套用的僵化的体系。

再者说来，“神话”的精髓既不在于众多的虚构的神灵，也不在于那些尘封已久的禁书，而在于一种令人信服的宇宙态度。宇宙是洛夫克拉夫特在描述他的重要审美观时重复了无数遍的术语：“我选择恐怖小说，是因为它们最符合我的倾向——我要即刻实现我最强烈、最持久的一个愿望，幻想着能神奇地中止或违背永远禁锢着我们并且挫败我们对无限的宇宙空间的好奇心的时间、空间和自然法则所具有的那些恼人的限制……”

在某种意义上，洛夫克拉夫特全部成熟的作品是由宇宙奇迹故事组成的。但在他生命的最后 10 年里，当他开始放弃邓萨尼式的异国情调和新英格兰黑巫术，转而探索神秘的外层空间的混沌这一主题时，他写出了大量被后人称为“克苏鲁神话”的作品。换句话说，“神话”代表了洛夫克拉夫特的那些宇宙奇迹故事，在那些故事里作者已经开始将他的注意力投向现代科学的宇宙世界；反过来，“神话”里的神灵将这样一个无目的的、冷漠的、陌生得非言语所能表达的宇宙具体化了。因此，那些经年创作拙劣的仿“神话”作品的仿洛夫克拉夫特风格的人应该明白：“神话”不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公式化的表达和词汇表拾遗的串联，而是一种宇宙化的思





想状态。

本集中收录的带有克苏鲁神话色彩的故事，是这类故事中少数比较成功的作品。其中最早的几篇现在看来也许像是通俗文化的粗劣作品，但其余各篇都是相当精彩的，像出自罗伯特·布洛克（《弃屋中的笔记本》）、弗里茨·莱布尔、拉姆齐·坎贝尔、柯林·威尔逊、乔安娜·拉斯以及斯蒂芬·金的故事就特别体现了 H. P. 洛夫克拉夫特的风格，并且为传扬“神话”作出了他们自己的贡献。

詹姆斯·特纳



Der Cthulhu-Mythos

目 录

- 001 序
- 001 克苏鲁的呼唤
- 031 巫师归来
- 045 水晶之谜
- 052 黑 石
- 068 缅茄之犬
- 082 空间食魔
- 113 神秘的居住者
- 150 跨越门槛
- 176 外星怪物
- 186 夜 魔
- 210 尖塔幽灵





克苏鲁的呼唤

H. P. 洛夫克拉夫特

(见于已故的波士顿人弗朗西斯·韦兰德·瑟斯顿的文稿中)

这些巨大的强势力量或存在物可能令人信服地留有残存……年代非常久远的残存物，那时……表现意识的形体和形态早在人类进步的大潮来临之前就退出了……在诗歌和传说中，那些形态被称为神灵，魔鬼，及各种各样神话似的活物……

阿尔杰农·布莱克伍德

一、泥塑中的恐惧

在我看来，世上最仁慈的事莫过于人类无法将其所思所想全部贯穿、联系起来。我们的生息之地是漆黑的无尽浩瀚中的一个平静的无知岛，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去远航。各个领域的科学探索都循着它们自己的发展方向，迄今尚未伤害到我们；但有朝一日当我们真能把所有那些相互分割的知识拼凑到一起时，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真实世界，以及人类在其中的处境，将会令我们要么陷入疯狂，要么从可怕的光明中逃到安宁、黑暗的新世纪。

神智学者曾经猜测说，宇宙存在着一个宏伟的循环过程，而我们的世界和人类本身在这个循环中只是匆匆过客。他们还以一种泰





然自若的乐观态度向我们作出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暗示，即存在着神秘的事物。我本人对这种事物也有所了解，并且每当想起它时，我便会浑身发抖，每当梦见它时，我也有一种要发狂的感觉，但我对它的认识却并非来自于神智学者的猜测。像所有认知真理的过程一样，对它的认识也缘于我偶然一次把互不相干的发现——一张旧报纸和一个已故教授留下的笔记——联系到了一起。我希望，别再有其他人来成就这种联系了，而且，当然了，只要我还活着，我就决不会再故意去把其他的事和这一连串骇人的事情联系起来。我想，那个教授也本打算要把他所了解的那部分事情埋在心里的，要不是因为猝死，他一定会把他的笔记毁掉的。

我的认识过程是从 1926 年的冬天我叔祖去世时开始的。叔祖乔治·甘梅尔·安吉尔曾在位于罗德岛州首府普罗维登斯的布朗大学任教，是光荣退休的闪米特语教授。他是一位很有名的古代碑文方面的权威，那些著名博物馆的头头脑脑经常会到他这儿来寻求帮助，所以，可能有许多人还记得他 92 岁高龄过世的消息。而在当地，人们更关注的是他离奇的死因。他在从新港返家的船上就已经开始不舒服了，为了从码头抄近路回他在威廉姆斯街上的家，他爬上了一个陡峭的山坡，结果一下子就摔倒了，据目击者说，是一个海员模样的黑人从一个很阴暗的地方跑出来，把他撞倒的。医生查不出来他有什么明显的不适症状，只好推断是因为这么大岁数的老人这么快爬这么陡的坡，对心脏造成了某种不明损伤，进而导致了他的死亡。当时，我对这个推断毫无异议，但最近我开始有所怀疑了，而且不止是怀疑。

因为我叔祖死的时候是一个没有子女的鳏夫，所以我便成了他的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为了能比较彻底地检查、整理他的文件，我把他的卷宗和箱子全都搬到了我在波士顿的住处。我整理出来的大部分资料不久将会由美国考古学会发表出来，但其中有一个箱子让我觉得非常困惑，而且我也特别不愿意把它拿给别人看。箱子是锁着的，而且在我想起来去查看叔祖总是随身放在口袋



里的那串钥匙之前,我一直也没能找到打开它的钥匙。但当我真的把箱子打开了以后,出现在我面前的似乎只是一道更高的、封闭得更严密的屏障。我发现的这件怪异的泥塑浅浮雕和这些杂乱无章的便条、文章和剪报意味着什么呢?难道我叔祖在他晚年的时候真的老糊涂了,连最明显的骗局也看不出来了吗?我决心要找出那个很不一般的雕塑家,因为正是他把一个老人搅得心神不安。

浅浮雕大致呈长方形,厚不到一英寸,长宽大概是5乘6英寸,显然是现代的作品。但它的图案在风格和韵味上却和现代作品相差甚远;尽管立体派和未来派有许多不可捉摸的变化特征,但它们很少模仿那种在史前文字中暗含的规律性。这些图形看上去肯定应该是某种文字,但尽管我对叔祖的文卷和收藏品了如指掌,还是没能在我的记忆中翻找出这种很特别的文字类型,甚至根本找不出和它稍有类似的东西。

在这些显而易见的象形符号上面,画的显然是一个象征物的图像,但那种印象派的画法并没有表现出很清晰的细节特征。那似乎画的是一个怪物,或是一个怪物的象征,只有靠病态的胡思乱想才能想像出来那种形象。我极尽我的想像力,把它想像成八爪鱼、龙以及被漫画了的人类,但这些都不是对它的真实体现。它长着一个软塌塌的、有触须的脑袋,怪异的身体上覆着鳞片,还有一对发育不全的翅膀,但最令人觉得可怕的是它的整体轮廓。在它的背后,隐约可见的是巨石式的建筑背景。

和这个奇特的浅浮雕放在一起的,除了一叠剪报外,还有安吉尔教授写的东西,都是不久之前的笔迹,而且绝对不是文学作品。有一份看似是主要文稿的东西,标题上写着“克苏鲁教”,字写得很清晰,像是要避免误读这个前所未闻的词语。这份手稿分成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的标题是:“1925年——H. A. 威尔科克斯的梦境和梦幻作品,罗德岛州普罗维登斯市圣托马斯街7号”,第二部分的标题是:“1908年约翰·R. 勒格拉斯巡官在美国考古学会年会上的叙述,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比恩维尔街121号——同次会

